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三卷

战国·荀况 著
郑红峰 注译

线装藏书馆

荀子



荀子



卷三

〔战国〕荀况著 郑红峰注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强国篇第十六

【题解】

《强国》篇系统论述了强国之道。在荀子看来，『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意思是说，崇尚礼义，任用贤能的人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文中，荀子以桀、纣、汤、武及齐、秦为例，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强国的原则、具体方法及它们所产生的效果。通过比较，荀子指出：齐国虽然『处胜人之势』却未能『胜人之道』，所以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而秦国推行了正确的治国原则，使国家强盛，已达到『治之至』的境界。除此之外，荀子还指出，君主只有从身边小事做起，日积月累才能取得更大的功效，而不应该把全部精力放在极少发生的大事上。这就启发我们平时做事要注重小事和细节。

【原文】

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剡盘盂，刳牛马忽然耳。彼国者，亦强国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诲，不调一，则人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彼国者亦有『砥厉』，礼义、节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

【译文】

模具标准，铜锡等材料质地良好，铸剑的技术精巧，火候适宜，打开模具，莫邪之剑就铸造成功了。但如果不刮去剑面不光洁的部分，不加以磨砺，这样的剑绳索也割不断；刮去了剑面不光洁的部分，又加以磨砺，那么砍割各种铜制器具，宰杀牛马，都十分轻快便当了。一个国家，也像是打开模具所见到的宝剑一样，只是一个强国的基础，如果这个国家的人不加以教诲，不加以协调统一，那么在内就不能守卫自己的国家，出外就不能与敌国交战；教诲他们，协调统一他们，就能使兵力强劲城池巩固，敌国就不敢来触犯。一个国家，也有磨砺的过程，那就是施行礼义和有关的各种具体规定。所以，人的命运决定于上天，国家的命运就取决于礼义。君主崇尚礼义，尊重贤才，就可以称王天下；注重法制，爱护百姓，就可以称霸天下；贪图私利，多行诡计，就会遭到危险；玩弄权术，施行颠覆、阴谋，就会遭到灭亡。

【原文】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措则时，爱利则形。

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礼乐则不修，分义则不明。举措则不时，爱利则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诛不服也审，其刑罚重而信，其诛杀猛而必，黜然而雷击之，如墙厌之。如是，百姓劫则致畏，赢则敖上，执拘则聚，得间则散，敌中则夺，非劫之以形势，非振之以诛杀，则无以有其下。夫是之谓暴察之威。无爱人之心，无利人之事，而日为乱人之道，百姓谨敖，则从而执缚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溃以离上矣，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谓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

【译文】

威势有三种：有道德的威势，有强暴苛严的威势，有胡作非为专横拔扈的威势。对这三种威势，不能不仔细地审察。礼乐完备，贵贱，上下等级关系的准则清楚，各种措施适时，爱人利人的心充分地表现出来，像这样的君主，百姓尊贵他像天帝，推崇他像上天，亲近他像对父母，敬畏他如对神明。所以，不用奖赏，百姓也会受到鼓励而努力，不用刑罚，君主的权威也能施行，这就叫做道德的威势。礼乐不完备，贵贱、上下等级关系的准则不清楚，各种措施不适时，爱人利人的心没有表现出来。不过，禁止凶残时还能作到明察，惩罚不服从的人还能作到审慎，他的刑罚重而有信用，杀戮猛而果断，像雷电一样地突然轰击，像墙壁倒塌，百姓受到逼迫就非常畏惧，得到宽缓就傲视上方，被强行集中时就聚集拢来，一有机会就离散，心怀不满就很容易变心，如果不用势力去胁迫他们，不用杀戮去震慑他们，君主就不能占有这些百姓了，这就叫做强暴苛严的威势。没有爱护百姓的心，不做有利于百姓的事，而天所做的都是扰乱百姓的事。百姓不听从指挥，就拘捕他们，用酷刑伤害他们，不去调和民心。像这样，下面的百姓就会成群结队的东奔西逃来脱离君主，国家的覆灭，立即就会到来，这就叫做胡作非为、专横拔扈的威势。这三种威势，不能不仔细地审察。道德的威势导致国家的安定强盛，强暴苛严的威势导致国家的危险衰弱，胡作非为、专横拔扈的威势导致国家的灭亡。

【原文】

公孙子曰：『子发将西伐蔡，克蔡，获蔡侯，归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归之楚，舍属三子而治其地。」既，楚发其赏，子发辞曰：「发诫布令而敌退，是主威也；徙举相攻而敌退，是将威也；合战用力而敌退，是众威也。臣舍不宜以众威受赏。」』

讥之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举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



人益秩，庶人益禄。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发独不然，反先王之道，乱楚国之法，堕兴功之臣，耻受赏之属，无僂乎族党而抑卑其后世，案独以为私廉，岂不过甚矣哉？故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

【译文】

公孙子说：「子发率军去攻打蔡国，攻克了蔡国，俘获了蔡侯，归来回复君命说：「蔡侯捧着他的祖宗牌位来归顺楚国了，我已嘱托几位臣子去治理他那个地方，」任务完成了，楚王发给子发奖励。子发推辞说：「告示命令一发布，敌军就退却了，这是君王的威势；进军攻击一开始，敌军就退却了，这是将帅的威势；士兵们齐心合力作战，敌军就退却了，这是众人的威势。我不应该凭众人的威势领受奖励。」」

我对此事评论说：「子发回复君命是谦逊的，但他辞谢奖励却显得固执。崇尚贤才，使用能人，奖励有功的人，惩罚有罪的人，不是一个人制定的规矩。那是古代君王的做法，是统一百姓的根本原则，是奖励良善，惩罚丑恶的表现。治理国家必须遵循这一点，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古时候，英明的君主树立大事业，建创大功劳，大事已经取得成功，大功已经建立后，君主就享受它的成果，君臣就享受它的功劳，士大夫晋升爵位，各级官员提高职位品级，士卒也增加了俸禄。因此，做好事的得到鼓励而更加努力，做坏事的也就停止了做坏事，上下一条心，三军齐努力，因此，事事都取得成功，功名就巨大了。现在子发独独不这样做，违背了古代君王的办法，扰乱了楚国的法令，挫伤了立功的臣下，侮辱了受奖励的人，也侮辱了他自己的族人，压抑贬低了他自己的后代，而只是为了个人的廉洁，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所以我说：子发回复君命是谦逊的，但他辞谢奖励却显得固执。」

【原文】

荀卿子说齐相曰：「处胜人之执，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执，不以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执，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然则，得胜人之执者，其不如胜人之道远矣。」夫主相者，胜人以执也，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并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

「今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相国之于胜人之执，亶有之矣。然则，胡不效此胜人之执，赴胜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如是，则国孰敢不为义矣！君臣上下，贵贱长少，至于庶人，莫不为义，则天下孰不欲合义矣？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相国舍是而不为，案直为世俗之所以为，则女主乱

之官，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

『今，巨楚县吾前，大燕鰓吾后，勁魏鈎吾右，西壤之不绝若绳，楚人则乃有襄賁、开阳以临吾左，是一国作谋，则三国必起而乘我。如是，则齐必断而为四三，国若假城然耳，必为天下大笑。曷若两者孰足为也？』

『夫桀紂，圣王之后子孙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孰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内千里；人之众，数以亿万；俄而天下倜然举去桀紂而奔汤武；反然举恶桀紂而贵汤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汤武何得也？曰：是无他故焉，桀紂者，善为人所恶也；而汤武者，善为人所好也。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称比方，则欲自并乎汤武，若其所以统之，则无异于桀紂，而求有汤武之功名，可乎？』

『故凡得胜者，必与人也，凡得人者，必与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礼、让、忠、信是也。故自四五万而往者，强胜，非众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数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今已有数万之众者也，陶诞比周以争与；已有数百里之国者也，污漫突盗以争地。然则，是弃己之所安强，而争己之所以危弱也，损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余。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汤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犹伏而啗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愈务而愈远。』

『为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冲人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为也。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乐安者，莫大乎礼义。人之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而殤颈也，愚莫大焉。』

『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诗》曰：「价人维藩，大师维垣。」此之谓也。』

【译文】

荀子劝说齐国的相国说：『处在能够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上，又能实施制服别人的办法，使得天下没有人怨恨，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君主；处在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上，却不能实施制服别人的办法来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势，最后，哪怕要求做一个平民百姓也不可能办到，夏桀、商纣王就是这样的君主。这样看来，那么得到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远远及不上实施制服别人的办法。『做君主和相国的，是用权势来制服别人的。能够做到对的就认为对，错的就认为错，有才能的就认为有才能，没有才能的就认为没有才能，摒弃自己的个人欲望，把施行正确的法律制度与道德规范认为是可以相互兼容的，这就是制服别人的办法。』

『现在您相国上能独得君主的宠信，下能独揽国家的大权，处在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上，这些方面您的确已拥有了。既然如此这样，



那么为什么不利用这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实行制服别人的办法、寻觅仁慈忠厚明智通达的君子而把他推荐给皇上呢？您和他一起参与国家政事，判断是非，如果能够这样，国内还有谁敢不遵行道义呢？『君主与臣子，上级与下级，高贵的与卑贱的，年长的与年幼的，以至于平民百姓，没有谁不遵行道义，那么天下还有谁不想会聚到我们这个遵行道义的国家来呢？贤德的人士向往相国所在的朝廷，有才能的人士仰慕相国管理下的官职，好利的百姓没有谁不愿意把齐国作为自己的归宿，这就是统一天下了。相国如果舍弃了上面所说的这些事，而只是采用那些世俗之人所采用的办法，那么王后太后就会在后宫捣乱，奸诈之臣就会在朝廷捣乱，贪官污吏就会在官府捣乱，群众百姓都会把贪图私利互相争夺作为习俗，难道像这样就可以维持国家了吗？』

『如今，庞大的楚国威逼在我们前面，巨大的燕国盘据在我们后面，强劲的魏国进犯我们右边，西部边境形势，像没有断绝的绳索一样危急，而楚国则据有襄贲开阳两城临近我们的左边，这样，只要一个国家图谋进攻，其他三国必然会起来乘我之危。如果这样，齐国必然会四分五裂，国家也就会像借来的城池一样最终归属他国，必定会被天下人所耻笑。怎么办呢？制服人的办法与制服人的权势地位，哪种值得采用呢？』

『桀与纣，是圣王的后代子孙，是占有天下的人的继承人，是权势地位之所在，也是天下的王室。土地之大，仅境内就达方圆千里，人口之多，数以亿万计，但转瞬之间，天下人都断然背离桀纣而投奔汤武，都转变过来憎恶桀纣而尊崇汤武，这是什么原因呢？桀纣哪些地方失策而汤武哪些地方得计呢？回答说：没有别的缘故，桀纣最爱做百姓所憎恨的事；而汤武最爱做百姓所喜欢的事。什么是百姓所憎恶的事呢？回答说：污秽、争夺、贪利。什么是百姓所喜欢的事呢？回答说：礼义、辞让、忠信。现在的君主，一作比方，总是要把自己与汤武并列，至于他的统治百姓却无异于桀纣，却要求享有汤武的功名，可能吗？』

『所以凡是取得胜利的人，必定利用了人心，凡是得到人心的，必定是利用了方法。方法是什么呢？回答说：是礼义、辞让、忠信。所以，有四五万以上士兵的国家，获得强大与胜利，并不是人多的力量，而在于崇尚忠信。有数百里以上土地的国家，安定稳固，并不是因为地大的力量，而在于崇尚搞好政治。如今，已经拥有数万的百姓了，还要动用欺诈、结党营私的手段与盟邦邻国相争夺；已经拥有方圆数百里的地方了，还要动用污秽狡诈自私的手段去夺取别国的土地，这样，就是放弃自己安定强盛的条件，而去争夺造成自己危险衰弱的祸因，是去损害自己本身就不足的东西，来增加自己本身就有余的东西。像这样的荒谬违背常理，却要求有汤武的功名，办得到吗？这就好比是伏在地上去舔天，救助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一样。这种主张必定是行不通的，是愈努力离目的愈远的。』

『作为臣下的，不顾及自己的德行不好，只是贪图得到私利，这就像用攻战的大车冲入小洞去贪取财利一样，是仁人们感到羞耻而不做的。所以，人无不珍惜生命，无不喜欢安定，而用来保养生命和安定的没有比遵守礼义更重要的了。人们珍惜生命、喜欢安定却放弃礼义，就好比是希望长寿又自杀一样，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

『所以，君主，爱护百姓就安定，喜好贤士就荣耀，这两方面都不具备的，就会遭到灭亡。《诗经·大雅·板》说：「善人是国家的藩篱，百姓是国家的围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惾惾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力术止也。曷谓乎威强乎汤武？汤武也者，乃能使说己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国举焉，负三王之庙，而辟于陈蔡之间，视可，司间，案欲剡其胫，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仇人役也，此所谓威强乎汤武也。曷谓广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逾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固常山；是地遍天下也。威动海内，强殆中国，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惾惾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广大乎舜禹也。

然则奈何？曰：节威、反文，案用夫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听咸阳，顺者错之，不顺者而后诛之。若是，则兵不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若是，则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殆可矣。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务也。

【译文】

使用强力的方法受到遏止，使用礼义的方法畅通无阻。这是指什么而言呢？回答说：是指秦国而言。秦国的威力比商汤、周武王还要强大，它的领土比舜、禹还要广大，但是它的忧虑祸患多得不可胜数，天天提心吊胆地经常怕天下各国联合起来攻打自己，这就是我所说的使用强力的方法受到遏止的情况。为什么说秦国的威力比商汤、周武王还要强大呢？回答说：商汤、周武王，只能使喜爱自己的人听使唤罢了。而如今，楚王的父亲死在秦国，国都被秦国攻克，楚王背着三个先王的神主牌位躲避在陈、蔡两地之间，观察适宜之时，窥测可乘之机，想抬起他的脚去践踏秦国的腹地；但是秦国让他向左他就向左，让他向右他就向右，这就是让仇敌受自己驱使。这



就是我所说的比商汤、周武王还要威武强大。怎么说是秦国的土地比舜、禹还要广大呢？回答说：古时候，各代的帝王统一天下，臣服诸侯的，从来没有哪一个境内的面积超过方圆上千里的。而如今的秦国，南边便占有了沙羡及其周围一带，这是长江的南面了；北边与胡、貉等少数民族地区相邻；西边占有了巴、戎等国；东边，在所占领楚国的土地和齐国交界；在韩国占有的一部分，已经越过了常山而占有了临虑，在魏国的占据了围津，距离魏国的国度大梁只有一百二十里了；在赵国安然地占有灵丘，还占有秦赵交界之处的松柏要塞，背靠着西海而把常山作为险阻。这样，秦国的领土就遍及天下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秦国的土地比舜、禹还要广大。它的威武震撼了天下，它的强盛危及到了中原各国，但是忧虑祸患多得不可胜数，天天提心吊胆地经常怕天下各国联合起来攻打自己。

这样的话，那秦国应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节制武力而回到礼义上来，任用那些正直忠诚、守信忠纯的君子来治理天下，并同他们一起参与国家的政事，端正是非，治理曲直，听政于咸阳，顺从的国家就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不顺从的国家才去讨伐它。如果能这样，那么秦国的军队不必再出动到边塞以外的地方去而政令就能在天下实行了；如果能这样，那么即使在边关以外的地方给秦王建造了明堂而使诸侯来朝拜，也差不多可以做到。在当今这个时世，致力于增加领土实在是不如致力于增加信誉更为紧迫。

【原文】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执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敬、敦敬、忠信而不桀，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上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謬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

『是何也？』

『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译文】

秦相应侯范雎问荀况说：『到了秦国，看到些什么？』

荀况回答说：『城堡等设施很险要，地势有利，山林川谷很优美，天然资源十分丰富，客观条件非常优越。进入秦国境内，观察风俗：百姓纯朴，音乐不庸俗下流，服装不轻佻怪异，百姓们都敬畏官吏而顺从，是符合古风的百姓。到了县城衙门，官吏都严肃认真，无不恭敬勤俭诚敬忠信，而且并不恶劣，是具有古风的官吏。进入秦国的国都，观察那些士大夫，他们都是走出自家的大门，就进入公家的门，出了公家的门，就回到自己的家，没有徇私的事，不相互勾结，不结党成群，异常突出地无不明通公正，这是具有古风的士大夫。观察其朝廷，所处理的政事，到退朝时都没有积压，官员们安然得像没有事做一样。这是具有古风的朝廷。所以，秦国保持四代优胜，不是侥幸，而是有一定的理数的。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所以说，安逸而治理得很好，简易而又周到，不劳烦而有功效，这是治理好国家的最高境界，秦国已经类似这样子。虽然如此，它还是有所畏惧。上面所说的这几方面，秦国都兼而有之了，但是与称王天下的君主的功名相比较，还是远远不如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大概是缺乏儒的原因吧。所以说：「完全实施儒的礼义之道的就称王天下，没有完全彻底实施儒的礼义之道的就称霸天下，两种都不具备的就亡国。」这也正是秦国所短缺的。』

【原文】

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县日也博，其为积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县日也浅，其为积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

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霸者之善譬焉，可以时托也；王者之功名，不可胜日志也。财物货宝以大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积微者速成。《诗》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此之谓也。

【译文】

积累微小事情的功效，每个月积累不如一天天积累，每个季度积累不如一月月积累，每年积累不如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地积累。一般人好轻视小事，要等大事来了才去办，像这样，他的功效总是赶不上谨慎地对待小事的人。这是什么道理呢？是因为小事的到来很频繁，它延续的日子也多，积累的功效就大了；而大事到来得很稀少，延续的日子也少，所积累的功效也小。

所以，珍惜每一天的时间，就成为称王天下的人；珍惜每个季度的人，就成为称霸天下的人；出了漏洞才去补救的人，就遭到危险；



严重荒废时日的人，就遭到灭亡。所以，称王天下的人重视每一天，称霸天下的人重视每一季度，勉强存在的国家，危险到来之后才知道悲戚，灭亡的国家，到灭亡的时候才知道灭亡，到死的时候才知道死。亡国的祸害，悔不胜悔；称霸天下的人的好事是明显的，可以用季度来记录；称王天下的人的功名，则是每天记录都记不完的。财物珍宝，以大为贵重，政治、教化、功名却与此相反。能够积累微小的功效的就可以迅速成功。《诗经·大雅·丕民》说：『道德似乎轻如鸿毛，却很少有人能够把它举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凡奸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贵义、不敬义也。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今上不贵义、不敬义，如是，则下之人百姓，皆有弃义之志，而有趋奸之心矣，此奸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师也，天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故，为人上者，不可不顺也。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

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眙云；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

【译文】

一般说来，奸邪的人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君主不推崇礼义、不尊重礼义。礼义这种东西，是用来限制人们为非作歹和施行奸诈的。如今，君主不推崇礼义、不尊重礼义，像这样，下面的老百姓就都会有放弃礼义的思想而有趋附奸邪的念头了。这就是奸邪之人产生的原因。况且，君主是臣民的师表。臣民附和君主，打个比方来说，就好像是回声应和声音、影子跟随形体一样。所以，作为百姓的君主，不能不慎重地对待礼义。礼义，对内能够适合所有的人，对外适合于世间万物；对上能使君主安定，对下能使百姓协调。内外上下都得到调节，这是礼义的实质。这样看来，在所有治理天下大事的要领中，礼义是最根本的，而守信用是其次的。古时候，夏禹、商汤立足于礼义、致力于守信而天下得到大治；夏桀、商纣抛弃了礼义、违背了信用而致使天下大乱。所以，作为百姓的君主，一定要慎重地对待礼义、致力于忠诚守信，然后才可以平治天下。这是统治百姓的最高原则。

堂屋如果没有扫除，郊外的杂草就不会拔除；白色的刀刃触到胸前，眼睛就看不到飞来的箭；迅速到来的戟架在头上，就顾不上十个指头被切断的危险。并不是认为这些事不重要，而是痛痒缓急有先后之分。

天论篇第十七

【题解】

《天论》篇论述的是荀子的天道观，即宇宙观。荀子认为，自然界的變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荀子根据历史经验及他对自然界的观察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也与『天』无关，正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然而社会的稳定与动荡『不可以怨天，其道自然也』。他客观分析了人与天的关系，批判了『成事在天』『听天由命』的『天命观』，阐明自然界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不会因人而变，而人世间的繁荣稳定或动乱不安都是人自身的缘故，并非上天的功劳或者过错。这一观点极大促进了古代的思想解放。另外，荀子还对自然界的一些怪异现象做出了合乎常理的解释，如『星队木鸣』『日月之有蚀』等，大大提高了当时人们对大自然的認識。最难能可贵的是，荀子在此文中第一次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认为自然界是可以被人类认识和改造的，人应该『制天命而用之』。

【原文】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
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译文】

大自然的运行变化有它永恒不变的规律，它不会因为尧而存在，也不因为桀而消失。用正确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吉祥，用错误的措施去对待它就遭殃。加强农业生产而节约费用，那么天就不能使人贫穷；衣食给养完备充足而按时活动，那么天就不能使人生病；遵循礼义正道而不违背，天就不能使人遭祸。所以水灾旱灾不能使人挨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人生病，自然界的异常不能使人遭殃。如果农业荒废了而又费用奢侈，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富裕；衣食不足而又懒惰，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健康；违背规律而任意妄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吉祥如意。因此水灾旱灾还没有来到人就挨饿了，酷暑严寒还没有逼近人就生病了，自然界的异常还没有出现人就遭殃了。遇到的天时和社会安定的时候是一样的，但遇到的灾祸却与社会安定时大不一样，这不可以埋怨上天，而是由于人们所采取的措施造成



的。明白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区分，就可以称得上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

【原文】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译文】

没有行动就取得成效，不用求取就有所收获，这就是所说的自然的职能。像这样，即使自然的职能意义深远，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思考；即使影响广大，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干预；即使道理精妙，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审察。这就叫做不和上天争职能。上天有自己的时令季节，大地保有自己的材料资源，人类保有治理社会与自然的能力，这就叫做能够配合天的职能。人如果舍弃了自身用来与天、地的职能相配合的责任，却向往获得配合天职的功绩，那就糊涂了。

【原文】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译文】

天上的恒星互相伴随着旋转，太阳月亮交替照耀，春夏秋冬依次变更，阴阳二气大量的化生万物，风雨普遍地施加于万物。万物互相协调而生长，各自得到了滋养而成长。看不到大自然是如何劳作而只是看到生成万物的功效，这就叫做奇妙。人们都知道万物生长的道理，却没有人知道它无形的生成过程，这就叫做天。只有圣人是不去勉强了解天的奥秘。

【原文】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

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译文】

自然的职能已经确立，天生的功效已经完成，人的形体也就具备而精神也随之产生，爱好与厌恶、高兴与愤怒、悲哀与欢乐等感情都蕴藏在这里，这就叫做天生的情感。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身体，都有各自不同的功能而不能互相替代，这就叫做天生的感官。心居于胸膛之中，用来管理五官，这就叫做天生的主宰。利用人类以外的其他万物，用它们来供养人类，这就叫做天然的供养。顺应人类的需要去做就是福，违背人类的需要去做就是祸，这就叫做天然的政治原则。搞乱了天生的主宰，扰乱了天生的感官，放弃了天然的供养，违反了天然的政治原则，背离了天生的情感，以致丧失了天生的功效，这就叫做大凶。圣人清楚那天生的主宰，管好那天生的感官，完备那天然的供养，顺应那天然的政治原则，调养那天生的情感，来保全天生的功效。像这样，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知道自己不应该做什么了，就能够利用天地而操纵万物了，这样人的行动就有条理，他的保养就很适宜，他的生命就不会受到伤害，这就叫做了解天。

【原文】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译文】

所以，最大的技巧，在于不去做不应该做、不能够做的事情；最大的智能，在于不去考虑不应该考虑、不能够考虑的事情。所期望于上天的，是根据已经显现出来的自然现象可以预测未来；所期望与地的，是根据已经显现出来的物产可以去繁育物产；所期望与四季的，是根据已经显现出来的时令变化可以去安排农业生产；所期望与阴阳二气的，是根据已经显现出来的和谐去治理政事。圣人任用别人来掌握这些自然现象，而自己则是严格地遵守着治理社会和自然的根本原则。

【原文】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



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译文】

社会的安定和混乱，是由上天决定的吗？回答说：太阳月亮、行星恒星、历象祥瑞，这些在禹和桀的时候都是相同的；而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和混乱并不是由上天决定的。那么是由季节决定的吗？回答说：万物在春天发芽，在夏天成长繁茂，在秋天收获，在冬天积蓄收藏，这些在禹和桀的时候也都是相同的；而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和混乱并不是由大地决定的。《诗经》上说：『上天形成了高山，是太王开辟发展了它；太王已经创立了基业，是文王安守着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译文】

上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废止了冬季，大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不再宽广，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吵吵嚷嚷就中止他的行动。上天有永恒不变的规律，大地有永恒不变的法则，君子有持久不变的品性。君子坚守他持久不变的品性，而小人却在计较自己的功利。《诗经》上说：『礼义上我不犯错误，何必顾及别人说长道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

【译文】

楚王出巡时随行的车马有上千辆，并不是因为他聪敏；君子吃粗粮喝白开水，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这都是时势命运造成的。至于

思想端正，品行敦厚，谋虑精明，生在今天而追随古代的贤人，这些全在于自己。所以君子慎重地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指望上天的恩赐；小人放弃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上天的恩赐。君子注重自己的努力，而不去乞求上天的恩赐，因此一天天进步；小人放弃自己的努力，而指望上天的恩赐，因此一天天退步。可见君子天天进步和小人天天退步的原因，两者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君子、小人差别悬殊的原因，就在这里！

【原文】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译文】

流星坠落、树木发出声响，大家都很害怕，问：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没有什么。这是由于自然界的變化、陰陽二氣的轉化造成的、事物中很少見的现象。覺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懼怕它，就錯了。日食月食的发生，暴风骤雨的不合时宜，奇怪的星星的偶尔出现，这些现象无论哪个时代都曾经出现过。君王贤明而政治清明，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同时出现，也不会妨碍什么；但君王昏庸愚昧而政治黑暗，那么即使这些现象一样都没有出现，也不会有什么益处。流星的坠落，树木发出声响，这是由于自然界的變化、陰陽二氣的轉化造成的、事物中很少見的现象。覺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懼怕它，就錯了。

【原文】

物之已至者，人妖则可畏也。桔耕伤稼，稊耘失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余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妖。妖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迹，其灾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妖。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曰切磋而不舍也。

【译文】

在已经出现的现象中，人为的灾祸才是最可怕的。粗放地耕作会伤害了庄稼，粗放地锄草会影响了收成，政治险恶会失掉民心，



田地荒芜庄稼会长不好，米价昂贵人们会挨饿，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政治法令不明确，采取措施不及时，农业生产不被重视，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礼义不加以整顿，内外没有区别，男女荒淫昏乱，而父子互相猜疑，君臣上下互相背离，外寇内乱同时到来，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这些人人为的灾祸产生于昏乱。上述这三种现象交错发生，国家就没有安定宁静了。这个道理很浅显，但是，造成的灾难却很惨重。不按时劳作，那么牛就会生出像马似的怪胎而马就会生出像牛似的怪胎，六畜就会出现怪异的现

象。这可以让人觉得奇怪，但这并不可怕。古书上说：『各种事物的怪异现象，经书是不作解释的。』没有用处的辩说，并不急需的考察，应该抛弃而不去管它。至于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感情，夫妻之间的区别，那是应该每天反复琢磨而不能放弃的。

【原文】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译文】

祭神求雨就下雨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就像不去祭神求雨也会下雨一样。发生日食、月食就敲打呼救，遇到天旱就祭神求雨，占卜算卦才决定大事，所有这些并不是认为真的能得到所祈求的东西，而只是用它们来装饰罢了。所以君子把这些活动看做一种装饰，但老百姓则认为是神灵的作用。把它看做一种装饰就吉利，把它看做是神灵就要遭殃了。

【原文】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辉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

【译文】

在天上没有什么比太阳月亮更明亮的了，在地上没有比水和火更明亮的了，在万物之中没有比珍珠宝玉更明亮的了，在人类社会中没有比礼义更明亮的了。所以如果太阳月亮不高挂空中，那么光辉就不显赫；如果水和火不积聚，那么就不能映照滋润得广博；如果珍珠宝玉的光彩没有显露在外，那么达官贵人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宝贝；如果不施行礼义之道，那么它的功绩和名声就不会显著。所